



新 朋 友

葛 腊 宁 著

时代出版社

830(2)
4473

新 朋 友

葛臘寧著 王運成譯

時代出版社

一九五三年・北京

新 朋 友

32開83千字

著 者：葛 臘 寧

譯 者：王 運 成

出版者：時 代 出 版 社

(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)

發行者：新 華 書 店

印刷者：北 京 市 印 刷 二 廠

裝訂者：北京市第一裝訂生產合作社

— 40,050 冊

1953年11月北京初版

定價 4,000 元

1953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Д. Гракин

Новые Друзья

(Рассказы о Строителях Куйбышевской ГЭС)

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«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» Москва, 1952 г.

內 容 提 要

「新朋友」包括三個互相關聯的短篇，內容以世界最大的古比雪夫水電站建設工程為題材，着重刻劃青年團員對偉大建設的作用。這裏顯示了青年一代親手創造共產主義樂園的堅強意志，刻苦生活、友愛的精神，創造性勞動。在黨的領導下，他們一面進行建設，一面努力學習。

貫穿於「學生城」、「工程師們」、「按青年團方式」之中的是建設員工戰鬥作風，白天在工程場戰鬥，夜間在「學生城」戰鬥。「工程師們」因此進步很快，特別在端正了對普通工作和設計工作的態度之後。通過了學習和實際教訓，他們「按青年團的方式」組織起來。青年團員工作遂改革了掘鑿機廂斗，用二十天的功夫完成了九十九天的機器裝配計劃。

目次

學生城·····	三
工程師們·····	二七
按青年團的方式·····	六四

4

1

學生城

伏爾加河上的青年團城有個公共汽車站，車站是間小屋，築在小雪橇上。看上去，它搬到這兒還沒多少日子，因為雪橇在雪裏陷得還不深呢。踏着活動梯子，我進了小屋。屋裏很明亮，爐子熱烘烘地，當中擺着一張有木欄的小桌。行車調度員就坐在桌後。這姑娘臉色緋紅，頭包絨巾，長得十分漂亮。她正打着電話。一個身穿帶油污的黑色棉襖，體格高大的小夥子，把肘架在木欄杆上，站在她跟前。他緊皺眉頭，不耐煩地用毡鞋尖兒直敲地板。從小夥子身上，稍微聞得到一股汽油味兒。爐子旁邊還有一個婦女，雙腳翹在膠板皮箱上，正坐在長櫈上打盹兒。

「……，『真理雖好幸福更好』，」姑娘衝着電話筒說，「下集上演啦。什麼，剛剛相反，要看上集，那好極啦。您來找我吧，我給您講講上集，您給我講講下集……我走不開，今天要到十二點哪……您趕得及的……這還值得嘔氣麼？不行，現在這兒人太多，我不能……我昨天考過啦。足足五分……噢，謝謝您。您認識修配廠的馬特魏葉娃符，阿

●「真理雖好幸福更好」是A·H·奧斯特羅夫斯基寫的一個劇本。

尼奇克這人嗎？她考垮啦……」

說到末了，她掛上了話筒，跟着，電話鈴又響了起來。

「喂，我是行車調度員，四十七號開往您那兒啦。您是李陀奇卡麼？您好。『真理雖好幸福更好』下集正上演。」

她一放下話筒，我就急忙走過去詢問到斯塔符羅波里的車幾點鐘開。

「十點開，」小夥子說。

牆上的鐘指着八點三刻。

「你看什麼書哪？」小夥子從欄杆上彎過身去問那個姑娘。

她翻過書皮，讓他瞧了瞧。

「機械學？我們都還沒唸哪。」沉默了一會兒，小夥子又用原先的口氣問道：「你剛

才跟誰說話呀？」

「李陀奇卡，在低層通航水閘地工作的，那麼愛笑的一個丫頭啊，你還記得她麼？」

「我問你李陀奇卡以前的是誰？」

「你還審起案來啦！」

「好，薩尼雅，好吧，」小夥子抱屈地說，「我在那兒考試。你倒鑽起空子來了。」

薩尼雅眼都不抬地翻着書頁。

「我考化學時，你怎麼滑冰來着？」

「虧你還比哪，人家是競賽啊。何況，你們是水利工程技術專科中學考試，我們是工業大學考試，完全不同。」

一聽這話，姑娘馬上把課本闔上，隨手拉過來一本雜誌。

「給我許可證吧。」

她氣沖沖地，不知寫了一會兒什麼東西，然後眼皮也不抬地指出說：

「專科中學第三班比工業大學第一班還高出一等哪。總而言之，咱們往後瞧吧，瞧你考得過去不。」

小夥子嘆了一口氣。

「明天考數學。」

「害怕麼？」

「這叫我怎麼說……」

「給你們出題了麼？」

這時候，她又活躍起來了，身子也衝着他轉了過來。兩個人就談論着什麼微分、好運氣的碼子●和雅柯夫·鮑黎索維奇愛出的題目等等。

我問了問小夥子，上他們專科大學怎麼走。

●好運氣的碼子——指口試時，所選較易得分的考題號數。

「中學校您認得麼？我們暫時就在那兒上課。我們是夜大學……」

空氣寒冷，乾鬆的雪花兒在空中閃着亮光。透過暴風雪的紗幕，現出小山坡上的一座高樓。所有的窗戶都有燈光。只見大門口有兩扇高門，在門的兩旁，端正地掛着黑地金字的牌子，「水利學院」，門楣上題的是一中學校。

繞過鋪着銅磚的寬敞前廊，我上了二層樓。走進樓上的大廳，我望見一個屋子掛着「第二班」的牌子，屋外擠滿了學生。有的，好像很焦急，在離門不遠處轉來轉去，彷彿叫一根無形的綫給拴在門上了；有的，精神很集中，逐頁地翻閱着提綱；又有的只是眯縫着眼，唸唸有詞地倚牆立着。總之，聽見的一片緊張而低沉的喧嚷。看見的就是這麼一張很平常的圖畫，一年級學生遇上考試都是這個樣兒。話雖如此，這兒也有驚奇之處，誰又能信：這一切都發生在伏爾加河上的青年團城，在一個建立不到一年的城市裏。幾個月前，這城市的學院方才開辦，而且學院的學生就是建設古比雪夫水力樞紐站的人。

從這羣學生裏，我找着了水力樞紐站的技士，米沙·扎依采夫。我原想跟他談點公事的，可是他還沒考試完，所以除了數學之外，這會兒問他什麼也是白搭。

退到一邊的時候，我才發現大廳的牆上掛了好些圖畫，原來是在展覽小學生的圖片哪。展覽的圖片差不多都是關於建設方面的，而且大多出自急性人之手：在孩子的畫片上，水電站早已蓋好，矗立於碧藍的伏爾加河上了。水閘已奔騰着白沫四濺的瀑布，火



車沿着無盡的堤壩奔馳着，還有少先隊員漫步；幼童們乘着白帆小艇在古比雪夫的碧波上蕩漾。

也有踏實一些小學生，採取了今天的題材作畫。他們在剪貼畫冊上，找着了水力樞紐站停車場，細心地把各部分都剪裁下來，按次序貼在普通紙張上。不管哪個孩子畫的圖上，都短不了有掘鑿機，至於配搭個自卸卡車呢，掀土機呢，築路機呢，拖拉機呢，那就要看小畫家各自的興趣了。不過，無論哪一張，哪怕是年紀小的女孩畫的，也顯不出什麼不調和之處。就說掘土機吧，也許畫得不美，甚至有些奇形怪狀，可是，無論哪一張上的掀土機，都未落到攏土機後頭。機車都在轉動——套着屈曲的履帶，轉着彎曲的車輪，它們在爬行，它們在前進。看起來，開車的紅臉叔叔，一定全是行家，每個人都探身於駕駛艙外。孩子們所塗的顏色，也使我很喜愛，真是無條件地喜愛，一點也不保留。瞧，天空那麼藍，草地青青，土地深褐，只有太陽，畫得怕人，特別是小男孩畫的那幾張：顏色通紅，光綫如同粗棒，摸到那兒，照到那兒；照到森林，照到掘鑿機，連「M A 3」牌自動卡車車輪下頭都照到了。

牆旁單掛着一幅畫，畫上有一個兔子，兔子還套着一面鼓。表情儘管正正經經，外表非常乾淨，但是雙目直視，簡直愚蠢可笑。

這種專繪偉大建設的兒童畫展是與衆不同的，在全國，可能還是頭一次呢。後來，我還碰見過這個小學五年級的孩子。他們對工程上，無論哪一方面的細節，都

很清楚，堤壩要造多少長，混凝土要澆灌多少立方，他們全說得出，絲毫不思索。工段上的活兒幹得怎樣，機工裏誰總能保持紀錄，他們討論起來，可熱鬧了。有的說浚泥機好，有的說掘鑿機好。什麼海里時數，什麼立方，什麼擋水鋼壁，什麼基本建築，都成了孩子們底口頭語了。凡是周圍發生的事情，凡是父母用以生活的東西，他們都貪婪地擺進心裏了。

就在這時候，米沙揪了我膀子一下，我還真沒發現，他怎麼來的哪——足見這書展多麼吸引人啦。我首先問清楚了他考試的情形，知道了一切很順利。後來，我們就該談公事了，誰想到米沙却盡瞧着他的同學。原來，這會兒他在替他們擔心哪。學生一個一個走出了課堂，光瞧瞧他們底臉，米莎就能猜出他們得了幾分，一點沒錯，究竟是四分；還是五分，都分得很清楚。

屋裏又出來一個人。這小夥子，穿件紅滑雪衣，臉孔通紅，跟衣色不相上下。

「伐尼雅·庫托葛黎鮑夫，」米莎說，「我們的團委書記。這次他非考得很好不可。他原先是卡路格專科中學畢業的，後來想進學院，分數上有點困難。」

「這有什麼關係，四分又不算壞……」

「不，不，庫托葛黎鮑夫將來準了不起。他只是暫時爲難一點……嗯，您瞧，卡振·巴拉蕭娃跳着出來了，事情很明顯，準是五分……別忘記，庫托葛黎鮑夫還是滑雪隊員哪，練習和競賽，要佔很多時間。」米莎分明想替他朋友分辯幾句，「他團裏還有很多工

作，真多着啦：政治學習得他組織。全州滑雪競賽嘍。業餘表演嘍。秋天，團員還下了趟鄉，給受輔助的集體農莊收莊稼。前些日子，水利設計局叫我們團員去了趟棲姆里揭斯克，跟那邊設計工作者交流經驗。總而言之，庫托葛黎鮑夫的事情真夠做的。——

「那麼，那個巴拉蕭娃是誰呢？」我問起那個外表很像小姑娘的女學生。她發覺了我們在看她，懷疑地抬起眉毛，美麗的面部的表情頓時呆滯了。不過，一轉眼，她又跟那些女友急忙談起什麼問題。顯然，已經忘掉我們這邊。這姑娘的頭髮很亮，不過是蓬亂的。只見她一會兒，雙手直搖擺，一會兒，摟着朋友的肩膀，帶笑地推她們到那虛掩的門前。

「有什麼了不起的，」米沙說着，就把臉扭過去，「事情多得要命。考完就考完了。還要裝模做樣！」

當我們走到街上的時候，米沙自己忽然談起了巴拉蕭娃，也沒什麼開場白。

據他說，卡派·巴拉蕭娃是莫斯科人。唸完了十年制學校以後，她想學拍電影。因為電影攝影師這職業，跟她醉心迷戀的技術，跟旅行熱潮，跟藝術，都是聯在一塊兒的。

可是，不知為什麼，她沒上成電影學院。她愁得要命，末了，就隨隨便便的進了個訓練班——水力設計局附屬訓練班。畢業後，就留在水力設計局工作。在那兒，除了按時上班，坐足規定的鐘點之外，對於設計水力設備，她委實不感興趣。她覺得，設計只不過是紙面上的一堆綫條，乾燥乏味的東西。一點也沒有激起幻想，喚起感情的內容。所以，等到建築古比雪夫水電站的決定一宣布，她馬上跟女友們搭伴，請調修建工地，毫無留戀地

離開了原先的工作。

水力樞紐站建設工地的水力設計分局就是設計工作者的前哨。在這裏就地處理：各種設計的校勘，工程規模的核定，協助建築者解決所遇到的困難問題。

「我們剛來的時候，這兒還是一片荒漠，一米沙開始回憶初來的情形：一當時，光有幾張寫字檯，連椅子都還沒有。要坐，就坐抽屜。坐的時候，從桌子裏抽出來，出門的時候，你再把它插上。夠多有趣啊！居住方面，當時也是湊湊付付的。不比現在，房都蓋上了，漂漂亮亮的房子，一切設備齊全……甚至於過分，一他突然憂鬱地添上那麼句話。

——爲什麼說過分啦？——

「有人都考慮到要結婚了。是可以結麼，請結吧，條件滿夠啦——結了婚的人，還單給幾間房。您可得知道，只要一有了家，朋友的舊交情就丟掉一半了。」

關於這一點，我們爭論了半天，鬧得我連卡派·巴拉蕭娃現在的工作情況，都忘問了。

*

*

*

公共汽車站上聚了好些人。那個司機，還像先前似的站着，兩隻胳膊壓在欄杆上，直犯愁，不言語。米沙走到那個姑娘跟前去了。

「您好啊，小薩尼雅，」他說，「啊，給中等學校的學員們捎好。」

「都搞好啦？」司機問了米沙一聲。後來又去談好運氣的碼子和雅柯夫·鮑黎索維奇

愛出的題目了。

等車的旅客吵嚷起來了。薩尼雅一惱就宣布乘客應該上車了。

把女人們和一個穿黃羊皮大衣的老頭兒攙上了汽車，我們才鑽進帶帆蓬的車廂，坐了下來。司機開動馬達後，不知爲什麼又鑽出駕駛室而走到薩尼雅跟前。

我的座位緊靠汽車側面。所以聽見小薩尼雅怎樣悄悄地跟司機叮嚀道：

「聽見了麼，趕快回來，咱們好搞數學。」

這時候，腿上擺着膠板手提箱的女人嘆了一口氣。

「這小夥子搞戀愛快搞死啦。快走吧，列沙！」她高聲嚷道。

司機看了看錶。

「還早一點。」

「我們死還早一點，」女人接着說道，「走可正是時候。」

汽車裏的人哄的一聲都笑了。列沙絕望地擺了擺手。臨走，他又跟薩尼雅匆匆地講了幾句什麼話，後來才跑回駕駛室來。

「笑也白搭，」那個女的又往下說了，「笑話人家戀愛，才罪過哪，馬特魏依爺爺，您說對麼？」

「對極啦！」穿羊皮的老頭兒十分嚴肅地回答。

汽車上很黑，很擠，但很快樂。

汽車的角落裏，姑娘們在熱情地唱着。

不屈的人是學生，

學生快樂地

向前看！

「喂，怎麼樣，雅柯夫·鮑黎索維奇把你們逼得很緊吧？」有人向米沙問道。

「還受得了，」米沙說：「下一回該考投影幾何學了。這也是個重要的玩藝……」

「在區裏，怎麼老沒見你啊？」馬特魏依爺爺問我鄰座那個不大講話的小夥子。

「我現在搬到高層地區去住啦。」

「大概，想離伏耳柯夫遠一點吧……」不知那個的粗嗓門插上了一句。

四圍的人都笑了。

「這個伏耳柯夫！哪輩子能讓他消停消停啊？自己不用功還攪亂旁人。」大夥一齊罵起伏耳柯夫來了。

*

*

*

頭來的幾天，我的確很驚奇，驚奇的是：在伏爾加河西岸城鄉分布着的廣大建設工地中，由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，由一個鄉村到另一個鄉村，一隔就是幾十公里，人們到底

想的什麼辦法，彼此互通消息。趕到後來，我才慢慢明白了。原來，這兩天，在俱樂部裏，在學校裏，在商店裏，總之，隨便在什麼地方，都能聽到人家談論最近的考試消息，正如此時，此地，全體汽車乘客一致關心學院考試一樣。至於家庭主婦，男女孩子，食堂招待，理髮工人，郵遞員，全體輔助人員，水利建設人員，那就更甭提了——他們全都關心着建設底利益，他們全都關心着建設底事業。並且，照他們看，考試在水利樞紐站的生活當中，正好像是某一重要的新工程在動工一樣的事件。

……公共汽車在港埠進口處停下了。

公路兩旁矗立着水利設計局的房子，建築華麗，油漆美觀。我們向青年宿舍走去。

寬敞乾淨的青年宿舍中，有的住兩個人，有的住三個人。每間屋子牆角上都放着滑雪板，在這兒，滑雪顯然已成爲普遍的愛好了。屋子牆上，釘着書架子和功課表，到處都是一捲一捲的工程圖樣。一切都讓人聯想起普通的學生宿舍來。

我將米沙放在桌上的練習本看了一眼，忽然想起他還沒跟我談完卡派·巴拉蕭娃哪。

「不過，您可不要隨便亂說，我光對事實負責，餘外的，可都是我憑私人印象湊成一塊堆的，」他叮嚀道，「這話讓我怎麼說呢，大概可以說是對建設的親切之感吧，的確，一開頭，我們都受了這種親切之感的影響。特別是卡派。您知道，事情搞得好多麼？就拿我們核算某個地基作比方吧。一切彷彿都是老花樣，甚至於設備也只有極少數的，哪怕莫斯科那樣的畫圖桌，當時也沒有。可是，感受的印象却完全不同。因爲，只要一出門，地基就擺